

行水金鑑

六十一  
六十五

ル 5
1174
4





九 5  
1174  
卷 4



行水金鑑

卷第六十一

中憲大夫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運事務南提刑按察使副使加級傅澤洪錄

淮水

導淮自桐柏

禹貢

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孔氏疏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水經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風俗通曰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淮水醴水同源俱導西



流為醴東流為淮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山南有淮源廟鄧注今南陽府新野縣西有朝陽故城桐柏縣東有復陽故城漢並屬南陽郡元和志云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淮瀆廟在縣西六十里山之東北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砌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處湧出即於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醴水西流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泚水醴亦作澧又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東界梁置義鄉縣開皇十八年改以桐柏山為名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渭按此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西

接襄陽府棗陽縣界峰巒奇秀餘山乃桐柏之異名縣志云大復山在縣東三十里胎簪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皆其支峰禹貢則總謂之桐柏也 以今輿地考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縣在河南南陽府東南三百里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 禹貢錐指

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禹貢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孔安國傳

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

連言之

孔氏疏水經沂水篇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貢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

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泗水篇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止縣東屈從縣東南流瀟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泚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輿縣東河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洧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沛縣東



又東逕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於淮

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淮浦

蔡沉尚書集注淮浦漢屬臨淮郡其故城在今

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

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

稱江漢之例

吳澄書纂言

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

金履祥尚書表注

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下邳西南入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止山西北徑魯之零門亦謂之沂水

又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

大則出太山也

古沂水入泗泗水入淮今泗入河與淮合矣

泗水出魯國卞縣桃

虛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

也

泗水縣今隸兗州許慎說文泗水受沛水東入淮按泗受沛者

桑欽云濟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為二一水東北流為

北濟一水南流為南濟通志云今此水與濟不通但

荷水亦自乘氏至方與入泗而荷水通濟則泗可以

達荷荷可以達濟而自濟可以通河矣

黃鎮成尚書通考

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水縣

屬青州府

歷沂州郯城

並屬兗州府

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

邳州清河並屬淮安府

導淮



云東會於泗沂是也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

寧鄒縣魚臺滕縣並屬山東兗州府沛縣徐州沛縣屬江南徐州邳州宿遷

桃源至清河縣入淮並屬淮安府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

城以南悉為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漢

志淮水出平氏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南陽汝南

臨淮九江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按易氏曰淮自桐柏

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真陽又三百里至汝陰又二

百十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今宿州南有蘄縣故城又二百四

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里至漣水縣入海通計一

千八百里金吉甫云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

近是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

北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遙淮何得于縣界入海淮

陵乃淮陰之訛三千字亦謬也淮之所納其山源之

水泗沂汝潁為大汝潁不見於經以未嘗施功故耳

汝受潢濯觀濩等水潁受潯洧溎潁等水皆山源也潯與濬同及滎陽下引河東南與濟汝淮

泗會則陰溝汲水鴻溝沙水過水睢水諸川或自入

淮或由潁泗以達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全河又

悉注於淮淮雖大其何以堪河不歸北徐揚間昏墊

之患恐未有已時也禹貢維指

淮水自平氏縣又東逕義陽縣水經

縣南對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

井謂之石泉水北流注於淮酈注義陽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



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水經

義陽郡治也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於安昌城有九渡水注之酈注安

昌故城在今信陽州西北七十里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水經今信陽州東南有平陽故城本後漢平春縣

又東油水注之水經

水出縣西南油谿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淮水又

東屈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流波三丈入

於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於淮淮水又東北逕城

陽縣故城南酈注漢志汝南郡有城陽縣

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經

水西出大木山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於淮酈注

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水經

傍川西南出窮谿得源也酈注今信陽州界有臺湖車鞞湖馮家楊家蔡家等湖

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水經

江國也今其地有江亭地理志曰漢乃縣之酈注今真陽縣東有安

陽故城與光州息縣接界

又東得澗口水水經

源南出大潰山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澗水東

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峭層峙又東逕石城山

北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於淮酈注

又東逕新息縣南水經



東逕故息城南

鄴注在今新息縣北三十里

又東逕浮光山北

水經

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逕新息縣故城南東合慎縣水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應劭曰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為焦陂陂水又東南流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慎陂皆與鴻郟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東南逕息城北入淮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為二水一水逕

深止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為蓮湖水南流注於淮淮

水又左迤流結兩湖謂之東西蓮湖

鄴注慎陽故城在今真陽縣北四十里鴻郟陂

又名鴻池陂秦觀曰鴻池陂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陂既廢水無歸宿汝水所以散漫為害與

又東右合壑水

水經

水出白沙山東北逕柴亭西俗謂之柴水又東逕黃

城西故弋陽郡也又東北入於淮謂之柴口

鄴注黃城在今光州西

十二里弋陽郡即今光州固始縣界

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

水經

水首受陂水於深止北東逕釣臺南臺在水曲之中

臺北有琴臺又東逕陽亭南東南合淮

鄴注

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

水經



楚白公勝之邑也又東北去白亭十里

酈注 白亭在今息縣東

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

水經

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於長陵戍東東南

入於淮

酈注 今息縣東北八十里長陵城疑即長陵戍也新蔡縣西南有青陂

又東北合黃水

水經

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又東北逕弋陽

郡又東北入於淮謂之黃口

酈注 木陵關在今光山縣弋陽郡即今光州固始境

又東過期思縣北

水經

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楚滅之以為縣城之西北有

楚相孫叔敖廟

酈注 今固始縣西北有期思故城

又東北淠水注之

水經

水出弋陽縣南垂山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

酈注 固始縣南五十里

有淠水

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

水經 原鹿故城在今江南潁川南富陂之西汝水篇云

汝水出魯陽縣之大孟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西而南入於淮所謂汝口

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

水經

廬江故淮南也應劭曰故廬子國也決水自舒蓼北

注不於北來也安豐東北注淮者窮水矣又非決水

皆誤耳

酈注 今霍山縣西南有安豐故城決水在縣西八十里與固始縣分界

又東谷水入焉

水經

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水也又東於汝陰城

東南注

酈注 谷水東南流至汝陰城入淮城即今潁州治



又東北左會潤水

水經

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為高塘陂又逕汝陰縣東逕荆

亭北而東入

鄆注東入入於淮也

又東北窮水入焉

水經

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潘司馬沈尹戌與吳師

過於窮谷者也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

尉治後立霍止戎淮淮中有洲俗號關洲

鄆注今霍止縣西有窮水

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

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水經

淮水又東左合泚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為中陽渡水

流淺磧可以厲也

鄆注漢志潁縣泚山泚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泚音比又音布几反水經訛為泚今正之潁

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蜩螗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於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鄭城即潁上故城在今潁上縣南

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

故城西

水經

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

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淮

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

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

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

為三楚者也

鄆注壽春故城即今壽州治

又北左合椒水

水經



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蛇池南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於淮水謂之清水口者左合椒水焉

酈注

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

水經

謂之肥口又北夏肥水注之俱入於淮

酈注 肥水在今壽州東北十里自合肥

來注於淮州志謂之東肥河夏肥水在壽州西北州志謂之西肥河東流至下蔡故城西南十里入淮

又北逕山碛中謂之碛石

水經

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春秋襄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又東逕八公山北山上有老子廟

酈注

碛石山在壽州西北夾淮為險王氏地理通釋曰在西岸者屬下蔡在東岸者屬壽春明初省下蔡入壽州故一統志云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八公山在今

壽州北少東淮水之南晉謝玄北禦苻堅於八公山堅望山上草木咸為人狀寰宇記云一名肥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

又北逕莫邪山西

水經

山南有陰陵縣故城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者也

酈注 今鳳陽縣西南有莫邪山

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

水經

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

酈注 當塗故城在今懷遠縣東南塗山在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過水在縣北一里陰溝水篇云過水

受沙水於扶溝縣東南逕荆山又東注於淮荆山在縣西南一里與塗山隔淮對峙其下有荆山堰梁天監中築

又東北濠水注之

水經

水出莫邪山東北之谿谿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於淮

酈注 濠水在今懷遠縣南元和志謂之西濠水



又北沙水注之 水經

經所謂浪蕩渠也郡國志曰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

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之 鄴注 沙水在懷遠縣南渠水篇云沙音蔡許

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而東注於淮謂之沙汴杜預曰沙水名也漢志沛郡有義成縣其故城在懷遠縣東北十五里今名拖城魏收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即今祥符縣東南首受汴之蔡河蔡與沙字異而音近當讀如二百里蔡之蔡

又東過鍾離縣北 水經

縣故鍾離子國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東北流逕

小城而北流注於淮 鄴注 今臨淮縣東有鍾離故城濠水在縣西元和志謂之東濠水

又東逕夏止縣南 水經

又東渙水西入九里注之渙水又東南流逕雖止縣

故城南又東南逕白石戍南逕鉉城南洩水注之水

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又東南流於洩

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洩水

又東南入於淮淮水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

受潼縣西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又東南流入

淮 夏止縣即今虹縣巉石山在今五河縣東與泗州接界新志云有鐵鎖嶺在縣東三十里橫跨淮口與盱眙之浮山對峙蓋即古巉石也潼縣在今虹縣東北七十里

又東逕浮山 水經

山北對巉石山梁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

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淮矣 鄴注 浮山在今盱眙縣西元和志浮山堰在招義縣西

北六十里與荆山堰同築

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 水經



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蘄水逕歷澗水西東南流注於淮

酈注 今泗州西北三十里有徐縣故城古徐國

又東池水注之

水經

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於淮謂之池口也

酈注 今定遠縣東南有東城故城

又東蘄水注之

水經

水首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蘄縣又東入夏止縣東絕潼水又東南逕潼

縣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淮

酈注 蘄縣即今懷遠縣地夏止縣即今

虹縣地穀熟建城潼縣俱未詳所在大徐縣亦在泗州西北

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

水經

又東逕廣陵歷淮陽城北臨泗水咀於二山之間述

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廢興也

酈注 今清河

縣西南有淮陽廢縣晉義熙中置淮陽郡領角城等縣案宇記云在徐城縣東北百五十里西臨淮水徐城舊泗州治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水經

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

所謂泗口也

酈注 泗口亦名清口導淮東會於泗沂即是處也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有淮陰故城漢屬臨淮郡後漢改屬下邳國晉

初為廣陵郡治角城縣故城在縣西南去故淮陽城十八里寰宇記云角城在宿遷縣東南一百十里

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

水經

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為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國



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即漂母冢周回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

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故城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

也

鄴注 射陽故城在今山陽縣東南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溝縣北五里有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又東兩小水流注之

水經

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為順水陵縣為生凌凌水注之水出凌縣東



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即經所謂之小

水者也

酈注 凌縣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

水經

應劭曰浦岸也蓋側淮濱故受此名淮水於縣枝分北為游水歷朐縣與沐合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十二字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入海爾雅曰淮別為澣游水亦枝稱者也

酈注

今安東縣治或云即淮浦故城淮浦舊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漢志平氏縣下云淮水東南至淮陵入海蓋陰字之誤淮陰去海尚一百四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甚遠而蒯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不言海陵也淮陵作淮陰無疑安東即淮浦亦無疑

淮自荆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為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更衝廣爾

劉天和問水集

淮水昔不病淮安今病淮揚蓋黃河正流往經河南或出潁川或出壽春匯淮入於海其入小浮橋經徐邳入海者支流也勢故卑且弱河淮合則為一家直湧而東奔是淮以河利也安能害淮安今全河舍河



南之故道併流徐邳經清河而淮水自西來會是二  
家也不相統一故河落則淮乘高而凌之淮安以燥  
秋水灌河河恃勢而驕亘淮安之東北若大行焉而  
淮水方挾潁川壽春諸平陸之水勢與強河鬪於清  
河不能衝中堅則氣喪而潰散淮安之郊暫為憩息  
俟河之消銳乃假道會弱河始入海淮安安得不病  
淮河哉若導黃河經河南會淮水於潁川壽春勢既  
不能若任淮水灌淮安勢又不可唯朝廷定策固高  
寶諸湖老隄建諸平水閘大落高寶諸湖之巨浸廣  
引支河歸射陽湖入海之洪流乃引淮河上流一支  
入高寶諸湖如黃河平則淮水會清河故道從淮城

北同入於海如黃河長則淮水會高寶湖新道由射  
陽湖從淮城南同入於海則淮安全得平土而居之  
神禹疏濬排決之法今不講久矣考之正字疏者  
水密為患則網舉以疏之濬者水散為患則合水以  
濬之排者水侵為患則拒堵以排之決者遲迴為患  
則搜剔以決之朱子云汝泗皆入淮而淮自入海夫  
淮之入海此三代以後事也禹治水先審中國大勢  
北水之大唯河南水之大唯江而四瀆特姑以淮漢  
配耳豈真可敵江河哉故導汝泗入於淮又導淮入  
於江東北注海邗溝淮入江故道也今失之而淮自  
入海蓋失禹決排之法而淮之南北始多水患矣

萬恭



河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廟堂之議既視其奪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以為利不獨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氣運未必不有關也 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三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鉅野梁山數處猶有所分如毛氏赤河之斷雖以元人挑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

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 邨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灤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日知錄

黃河行至清河縣南與淮水交會是為清口由清口



而合流東北行三百餘里入海方康熙十六年以前  
河道敞壞之時清口一片淤沙自清口以至海口微  
水緩流河寬處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有六七尺深處  
不過五六尺淺處僅有二三尺及全淮歸故之後漸  
漸刷開迨黃河亦復歸故而水力所至淤沙盡闢清  
口寬二三百丈河漕深二三丈不等已漸復當日之  
舊矣迤下三百餘里河身俱寬一二百丈不等河漕  
俱深二三丈不等惟安東縣蓮花菴迤下河漕一千  
餘丈僅深一丈二三尺須多置二百餘斤重之大鐵  
犁數十架乘船施治必期深至二丈之外方為永久  
之道也

周洽河防雜說

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至歸德至亳州出  
小清口至大河口會黃入海今則開封至歸德一段  
已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  
溝洫引水灌田者聽其自便則黃河以南西北之水  
利大興矣古時清口止出淮水而黃河由清河縣後  
往東行至大河口淮黃交會所以黃水無倒灌之患  
今黃河遷於清河縣前直逼清口若改於大河口之  
下使之會黃入海自無倒灌之患矣

張清恪居濟一得







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天監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用鐵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士卒死者十七八。明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天監十五年九月淮堰壞死者十餘萬。梁書康口絢傳梁堰淮水以灌壽陽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仍伐樹爲幹填以巨石踰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公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以塞既

而昏霧不解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北史梁典浮山堰今號爲荆山堰渦口東岸東是梁武帝普通元年秋七月淮海並溢。梁書武帝本紀唐德宗貞元八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沒泗州城。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七月淮水溢亳州。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六月辛未淮水溢。唐書五行志

大中十二年淮南大水發自徐州流沒數萬家。淮安府志

中和三年汴水入於淮水鬪壞船數艘。江南通志

後周顯德中淮水漲溢。宋史趙贊傳



宋太祖乾德四年泗州淮水溢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蔡州淮及白露舒汝廬潁五水

並漲壞廬舍民田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潁州淮淝水溢淹民舍田疇甚眾 宋史

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七年四月泗州淮水暴漲入城壞民舍五

百家 宋史五行志 六月己亥淮水溢入泗州城壞民居 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六月泗州淮漲入南城汴水又

漲一丈塞州北門 宋史五行志

宋咸平四年淮水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

隄以備淮水 江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潁州潁水溢壞隄及民舍

宋史太祖本紀 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秋七月淮水溢 九月睢溢浸

田六十里 宋史太祖本紀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泗州水害民田 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 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戊戌淮水溢 宋史仁宗本紀 七月淮水自

夏秋暴漲環浸泗州城 宋史五行志

泗州南去淮一里屢遭水患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

泗城歷咸平至祥符無歲不溢迨至景祐三年作外

隄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水患少弭歐陽公云



泗州之患莫暴於淮是也 禹貢錐指

宋仁宗嘉祐六年七月乙酉泗州淮水溢 宋史五行志 三年既作外隄猶不足以

御患可見淮水之暴

宋神宗熙寧四年十一月開洪澤湖達於淮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元豐四年五月淮水泛漲 宋史五行志

是年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湖 玉海

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府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 宋史蘇軾傳

宋徽宗重和元年夏江淮諸路大水民流移溺者眾分

遣使者振濟 宋史五行志 霍端友知陳州陳地汙下疏新河千

里徹於淮水患遂去 宋史霍端友傳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 江南通志

載在紹興四年 四月淮溢數百里漂民田廬死者尤眾 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五月淮水溢廬濠楚州無為安豐

高郵盱眙皆漂廬舍田稼 宋史五行志

宋寧宗開禧元年九月丙戌淮水溢淮東郡國楚州盱

眙軍為甚 宋史五行志 按元史阿塔海傳世祖至元九年五月淮水溢是為度宗成淳七年也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安豐廬州淮水溢損禾麥一萬

頃 元史五行志

行水金鑑卷六十一



元順帝元統二年六月戊午淮河漲淮安路山陽縣滿  
浦清岡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元五年七月沂州沂沭二河暴漲決隄害田

稼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四年冬十月乙酉議修淮河隄堰

元史順帝本紀

本紀

明太祖洪武八年九月壬子上閱輿地書得濠梁古跡  
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  
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驛得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  
啓曰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  
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

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  
修之難禹之功也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濬淮安山陽縣支家河水  
南入淮北通安東海州

明太祖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六月乙丑鳳陽府壽州言淮水決州  
城命以時修築 丁卯中都留守司言夏雨不止淮河  
水溢壩口見發軍夫晝夜築塞命工部亟遣人督視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三月丁卯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  
坍塌延及倉廩牆垣宜令有司修築皇太子從之 五  
月戊子工部啓修淮安府淮河隄岸以固大河衛城池



皇太子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七年八月己丑直隸壽州衛奏近城西有湖與淮相通比雨潦暴漲壞城二百四十餘丈乞發附近軍民修理從之

明宣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十二月癸亥直隸壽州衛奏七月間淮水泛漲壞西北城垣請修治從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二年八月戊辰掌直隸清河縣事知州李信圭奏本縣四月終霖雨壞麥五月終淮水泛溢漂流房屋孳畜甚眾民不堪命乞賜賑貸其歲凡買辦物料等項軍匠廚役濬河人夫俱乞暫免其額辦商稅課鈔乞暫存本縣給用上命有司覈實從之

九月戊申直

隸大河衛奏舊置軍器局以軍餘造器械供用近因淮水泛漲決隄漂屋請停造從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四月庚午直隸鳳陽府泗州淮安府清河等縣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淮水漲漫沙淤地畝不能布種今年夏稅無從辦納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七月辛卯直隸鳳陽府自五月連雨抵七月淮水溢決壩堰敗城垣沒軍民田廬甚多至是事聞命巡按御史中都留守司各遣官於被災軍民加意存卹衝決城壩逐漸築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閏七月戊辰修鳳陽衛土城及護城



隄以久雨淮水衝決故也

明英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九月丙寅淮水溢淮安所屬諸州縣壞官民屋舍淹没人畜甚眾

明憲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辛丑總督漕運都御史叢蘭奏淫雨為災淮水泛漲衝決漕隄淹没人畜禾稼乞免坐派工部料價部議已徵者解部未徵者視災分數奏請仍以所在椿草銀修理決隄從之

明武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四月丁未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龔輝巡按直隸御史史載德各奏泗州逼近淮河地勢低下今黃河水決入淮下流壅塞其勢必且上溢為陵寢之憂乞亟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陳莊劉家溝

二口以防衝決仍命欽天監官一員相度祖陵地脉擇日興工工部議覆報可

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年淮水大溢田地俱沙淤

淮安府志

應櫃總漕於淮以淮水唯資黃河易涸而多淤歲糜挑浚之費而泗水西流寶應南注大江可以入淮於是因五里溝鑿之不費不勞河迄通利未旬月巡撫

兩廣去

唐汝楫撰兵部右侍郎應公墓志  
櫃遂昌人嘉靖三十年任總漕

嘉靖三十一年淮河大溢田地俱沙淤

淮安府志

嘉靖三十四年淮水溢

淮安府志

明穆宗隆慶三年九月丙子時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通濟閘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



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四年六月丙辰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報疏  
濬淮河及鴻溝境山等處工完上從部議錄管工同知  
章時鸞等賞賚有差 九月壬申侍郎翁大立言今淮  
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家溝傍出  
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黃河聞者無不駭異然臣以  
為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則淮河可以  
無慮臣所患獨在黃河睢宿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  
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睢河繇宿遷歷宿州出徐州  
小浮橋以洩徐呂二洪之水又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  
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北運道庶幾可保都給事

中龍光亦請下所司勘議或尋復故道或分洩二洪及  
倣先年置鋪設夫開溝建閘之法以為久計工部覆行  
新任都御史潘季馴如議區畫從之明穆宗實錄

是年高家堰大潰時淮水東趨諸州縣匯為巨浸淮  
城民不聊生黃河亦決崔鎮等處而桃清河塞運道  
梗阻者數年江南通志

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閘百  
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為典農校尉  
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為  
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  
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



未合淮尚不聽其南奔况今欲藉此清湍以刷沙乎  
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  
終不能無壅也 禹貢錐指

高家堰今府志稱高加堰注云高加者為護運道邑  
井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按高堰去寶應  
高一丈八尺去高郵高二丈二尺高寶堤去興化泰  
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高三丈有奇 見  
官保兩自明迄今又不知高幾許一有叵測而淮揚兩  
府之城郭田廬皆在水底吁可畏哉 今水學

萬曆元年五月十八日夜淮水暴發千里汪洋沒室  
淹田瀕河民多溺死 淮安府志

萬曆二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辰刻微雨而風入戍風  
大雨如注次日夜益猛拔樹撤屋東海大嘯淮河並  
溢漂蕩山清安鹽等邑官民廬舍一萬二千五百餘  
間溺死男婦鄭江等一千六百餘名口崩鹽邑城垣  
百餘丈餘邑同 揚州府志

是年淮河並溢 淮安府志

是年七月二十四日淮河並溢漂官民廬舍溺死男  
婦不計其數 清河縣志

萬曆三年淮河並漲 淮安府志

是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 南河全考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淮河並漲千里共成



一湖 揚州府志

是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  
 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 奉祀朱宗唐請行南京  
 工部委主事郭子章會潁州道勘視水勢衝激崖岸  
 恐侵柏林議估石砌泗陵堤二百二十六丈至五年  
 工完時御史邵陞亦行泗州將護城隄用石包砌堅  
 固至今賴之稱為邵公堤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邵元  
 哲亦修高家堰并開菊花潭以洩三城之水東方米  
 芻舟楫皆通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五年六月甲戌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奏  
 淮水向經清河會合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

一帶正河淤墊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  
 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灌山陽高寶之間向來湖水不  
 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  
 從來所未有也議護湖堤以殺水勢部言堤雖可護而  
 不能必水之不漲欲水之不漲必俾淮有所歸而後可  
 宜令漕運衙門嚴督司道熟計其便報可 閏八月辛  
 丑時山陽高寶淮水瀰漫禮科左給事中湯聘尹議導  
 淮入江於瓜洲入江之口分流增開以殺其勢已漕運  
 侍郎吳桂芳稱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  
 遂乘虛湧入清口故道淮揚水勢漸消部覆二議不同  
 奏請行勘上以河淮既合命寢其議 九月丁卯管理



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原從清口會黃河入海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漸及於高寶邵伯諸湖而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澱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之內傍通濟閘又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內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盡運堤以六月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冰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

春初運事忽至僅完堤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百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乘時築塞使淮泗併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若於興化鹽城地方海口湮塞之處大加疏浚而湖堤多建減水大閘堤下多開支河以行各閘之水庶乎不致汗漫總之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部覆河內疏浚苦無良法惟先臣劉天和用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為一層四維拴繫以長柄鐵爬浚之浚



深數尺移舟再浚後數丈復為一層如前法則水中與  
陸地施工略同興工停運宜行河道等衙門會議具奏  
定奪報可 十二月己丑先是淮水南徙泛濫淮揚間  
已而漕運侍郎吳桂芳報稱草灣開通淮水消落至是  
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鉉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為策宜簡  
方略大臣一員會同河漕諸臣相踏咨度為新運計上  
令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聞於是吏部請以總  
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為工部尚書總理河漕得  
旨近來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至日久無功  
今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李  
世達改推別用其選任部司處置錢糧俱許以便宜奏

請若明歲運道有梗戶部查先年海運事宜行

明神宗實錄  
吳侍郎所

奏向來湖水不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從來所  
未有也可見高堰益加益高當時已有然矣施郎中所言淮泗本不入湖而今  
入湖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  
黃河淤墊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迨至今日而更甚矣可為歎息

是年三月至五月恒雨西河水發由高家堰一槩東

漫鹽城水災特甚張宗仁賣兒詩云攜兒去賣向兒

哭賣兒買米供晨粥粥熟呼兒兒不來剜心忍食孩

兒肉

淮安府志

是年漕撫王宗沐築高家堰

淮郡二堤記

萬曆六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准命郎中張譽  
海防道龔大器揚州府同知韓相等築高堰堤長六  
十里內砌大澗口等處石堤三千一百一十丈柳浦



灣堤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 先是萬曆三年淮  
決高堰寶應而山陽高寶興鹽等處匯為巨浸運道  
梗阻總河侍郎潘季馴行相視築堰起武家墩經大  
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  
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于是淮畢趨清口會大  
河入海海口不濬而通

南河全考

萬曆七年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

淮郡二堤記

隆慶辛未河大溢壞漕舟以千數天子念大計不以  
沐為不肖授鹽書使董漕計拔自藩轄異數也踰年  
淮父老詣余而泣曰郡地專受淮故稱淮安勢自西  
南歷清河而東與湖南僅隔拳土故高家堰有堤不

治而淮輒入海幾受其半淮揚兩郡皆困終不治則  
且妨漕余惕焉按之信然乃檄守陳文燭以軍餉六  
千餘金致鄉先生周君胡君築焉又明年癸酉五月  
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堤故不溢入湖郡之南  
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掠郡西合黃河折而經北城下  
安東則洶湧幾噬西橋奪漕河而出余為之不寢者  
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泛濫四溢數道出禮信  
壩及鉢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  
幸天子仁聖捐米八萬石賑之而又允折漕糧是時  
幸淮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黃河并發則事不可支矣  
是年冬余再檄于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



夫築郡西長堤焉高家堰堤北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遙爲丈五千四百堤面廣五丈底廣三之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澗小澗具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築龍尾埽以遏奔衝堤內自澗口以達張家莊濬舊河以洩湖水使不侵噬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堤自清江浦藥王廟起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至柳鋪灣六十里而近爲丈八千七百九十八堤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

其最甚則己巳癸酉極矣鞠爲大澤不見水端民之棲樹巢冢以救旦夕即余疏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也而今二堤並峙高家堰獨抗淮於西南而西長堤又障淮於西北蓋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寧處可望生全無苦昏墊矣余不才且旦夕乞去然使來者慎守而時護視之無至壞以永爲障使吾民得粒食育子抱孫則大幸也顧淮水高於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並則爲慮尤巨且西長堤能障溢水而其從下嚙而崩者不能却河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侵而南可覩也開草灣以分河勢通澗河以防溢流余心耿耿焉而力已訕民亦告



病姑少休之以待文燭楚之沔陽人時保浙之嘉興人而是時同相二役者郭同知大綸王通判弘化諸推官大綸山陽縣縣丞談嘉謨也

江南通志 此即王公宗沐所作淮郡二堤記也

明神宗萬曆八年三月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高家堰近已築塞成堤體制高厚既有椿板以護其外復設官府以嚴其防然終不若石堤更為永恃宜於中間二十里低窪處用石包砌令徐穎海防三道均分道里各派所屬而董其成 六月戊午先是鳳陽等處雨澇淮溢水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四疏言黃河未漲淮泗之間霖雨偶集而清河口已不能容洩萬一震驚陵寢誠非

細故宜令河臣設法疏導堵塞之總理河漕潘季馴謂黃淮合流東注勢甚迅駛止因靈雨連綿而泗州岡阜盤折宣洩不及遂至漲溢若欲更求疏浚則下流已深浚無可施欲更事截塞則上流之水勢難逆堵該部亦以為然覆議令季馴親詣相度從之 十一月乙酉高家堰石工將興鄉官常三省等倡言有妨祖陵具揭欲阻之河臣潘季馴疏陳其舛謬不經具請再行勘議上命修築以終前功而革常三省職為民 十二月戊申以泗州等處連災詔免萬曆六年以前改折漕糧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兩有奇從總理漕河兵部尚書凌雲翼請也

明神宗實錄



淮入海由清口入江由大澗達湖自高堰築而江路  
塞自黃河決而海道阻所受七十二河水積為泗患  
州人常魯軒先生謝政里居畫分黃導淮策忤當路  
意坐阻撓奪官竄之編戶已泗歲受水先生復請開  
黃河浚清口河以導淮入海開周家橋武家墩以導  
淮入湖開芒稻河瓜儀閘以導湖入江侍御史牛公  
繪圖以聞上震怒治諸行河者罪而後司空楊公給  
事張公卒以先生策從事泗得無水

李維棟撰參議常三省  
墓誌銘 三省字希曾

泗州人萬曆丙辰進士歷湖廣參議憂居河患起公身操畚鍤塞壅城得無潰  
既邁謗無溫言會有恩詔復官而楊司空疏言河工就緒多參議常三省功宜  
增秩錄用先後撫按臣南北臺省薦者凡三十人而公題  
其署曰久分生涯借木石勉將道術付桑榆踰數年卒

是年姜璧巡按兩淮鹽法時黃水入淮淮大溢總河

大臣與撫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倖貳又  
有議罷范公舊堤勿修而別開支河者公疏言倖貳  
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  
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內下開支河則  
引倒流之潮闢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堤使內水  
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  
疏凡數百言皆鑿鑿可行部覆如公言事竣有白金

之賚

余總登撰僉都御史蒲汀姜公墓誌 按璧字元卿文安人隆慶辛未  
進士公言修范公堤誠善而言總河宜罷殊傷國體而罷總河在潘公

去任  
以後







行水金鑑卷之十三  
非謂石之不堅亦以采石之難也去歲堰工告竣即設官夫畫地分守每歲四月以前八月以後水及堤根者不滿二百丈防守甚易惟是五月中至八月盡最為喫緊如有汕刷浪窩隨時補修可保無恙然歲久月深官更更換首尾不知疎虞難免誠不如覓砌山石之為一勞永逸科臣所云三利可謂委曲明盡矣況內土既已堅厚廂石亦易為力但淮安原不產石俱於徐州取辦而節年采伐不歇勢必窮山遠搜石巖既遠則出山脚價自倍於昔水次去工尚餘五百里糧艘帶運勢必病軍民舟搭載勢必病商則自備官船專人管運之費不可惜也採石數萬丈聚匠

必須數千名非遠募於山東江南之間不得也其直不多誰肯樂就及卸石工次搬運至堰遠者將十餘里近亦五六餘里泥塗深陷舉趾艱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焉大工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舉故須濡遲歲月事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科慮之詳矣今該臣等公同勘得大澗口極窪去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長三千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海潁三道各九百丈每堰長一丈應砌高一丈內外用石二層該石二十丈共該石六萬丈約計在山採辦工價出山脚價并鑿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萬五千四百兩合用船隻除南河分司查



有見在混江龍船免造外每道該造船九十隻共船  
二百七十隻每隻連蓬桅什物該價銀五十兩共銀  
一萬三千五百兩每船雇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六  
百二十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錢大約四年為  
期共該銀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兩募夫搬石上船  
下船及撞石到工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銀一萬八  
千兩每砌石一丈用石灰二斗銀八釐共該銀二百  
四十兩堰基三千丈每丈約截用長杉二十五根共  
計七萬五千根每根價銀一錢三分共該銀九千七  
百五十兩樁手每丈三十工該銀一兩二錢共銀三  
千六百兩管工官廩糧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佐二

員每員每日廩給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州  
縣佐貳官十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六分書辦一名  
口糧銀三分陰醫省祭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  
分每年該銀九百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八  
兩以上通共該銀一十三萬一千三十四兩應於大  
工用剩解還戶部銀一十二萬奏請留用尚欠銀一  
萬一千三十四兩再於原留用剩銀內動支除南河  
分司見有船隻一面行令采運外其三道工程今歲  
時月已促止可打造船隻置辦器具雇募夫匠完備  
明歲採運石塊陸續細鑿備用萬曆十年方可下樁  
甃砌隨砌隨採定限四年以裏工完聽總理衙門將



行水金鑑卷六十三  
各效勞官員分別勤惰題請覈實賞罰如司道等官  
處置得宜能於限前早竣工堅費省者破格優處其  
原造船隻事畢量行變價作正支銷庶料理周悉而  
隄防永固矣

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九年十一月乙亥修泗州城外石隄泗城  
陵寢重地勢極窪下舊有石包土堤藉以護城禦水久  
被淮流衝壞撫按凌雲翼陳用賓等各請大舉修築以  
爲一勞永逸之計詔亟行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正月丁未以高家堰河工成叅政  
舒大猷等紀錄 十月己酉以高堰工完尚書潘季馴  
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等賞賚有差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十月甲申總督河道潘季馴條上  
河工八事

前五條  
入黃河

一添設隄官謂高堰柳浦灣二堤綿亘  
二百餘里一大使往來防守未免疎虞宜另增柳浦灣  
大使一員夫役即於高堰南河數內裒出五百餘名屬  
之以密隄防一加幫真土謂淮水發源桐柏挾七十二  
溪之水經鳳泗入海而基運山橫截河中湧漲時作僅  
恃石堤一帶爲捍禦而石內之土多係浮沙一遇霖雨  
輒至坍損土旣圯矣石將安附宜覓取真土幫築完固  
以捍洶湧一接築舊堤謂清口乃淮黃交會而淮黃原  
自不敵然清口不至壅淤者以王家口之隄築全淮皆  
從此出其勢足與黃敵也自商販盜決前堤挖渠利涉



淮勢漸分將來清口必致淤阻宜接築長隄就近責清  
河令監守稍有疎虞即行叅治命依擬行

明神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請加泗城護堤行潁  
州兵備副使之猷督知州汪一右等修築除內換  
老土外自新橋口起北至西門牌坊止加修石堤長  
一千九百三十二丈加高二尺用大石長一千八百  
六十四丈添建子堤長一千六百八十丈又自西門  
牌坊起至迤南新橋口止砌高二尺用碎石長一千  
一百六十五丈又添修新橋迤南大堤并窰西石堤  
共長八十六丈俱於十八年完工

南河全考

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一添設隄官以免遙制竊惟

當官之事兼攝為難而以最卑之官攝最遠之事為  
尤難臣於萬曆七年建復高堰之隄以捍橫流於淮  
郡之東勅築柳浦灣之堤以遏狂瀾於淮郡之北十  
餘年間利賴於二隄者良不淺矣第因比時冗員之  
禁方嚴不敢多求添設故止請高堰大使一員兼攝  
柳浦灣一帶隄務但查高堰之隄增築已幾百里而  
柳浦灣之隄起自清江浦以至高嶺戴百戶營延袤  
一百三十餘里伏秋之時顧此失彼一大使豈能日  
奔走於二百里之間耶縱委義民等官不過虛應故  
事豈肯在隄防守前歲范家口之決實由此也臣請  
添設柳浦灣大使一員住劄本堤要害去處自清江



行水金鑑卷六十三  
五  
浦起至戴百戶營一帶遙堤付之管理應用夫役即於高堰八百名數內裒出三百再於南河隄淺夫內裒出二百共夫五百與之其高堰大使專管本堤名令晝夜巡邏遇汕即補庶地有專轄而功可責成矣一加幫真土以保護堤查得淮水發自河南桐柏山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東入於海然至泗州而龜山橫截河中即基運山圖中所云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下沙一轉迴瀾西顧此於風氣實爲完美然伏秋之時不免湧漲亦由此也臣讀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其略有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

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云泗天下之水會也又云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夫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然幸當水一面甃石可恃但石內土堤皆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塌土隄一圯石將安附不可不慮也臣於六月間躬往閱視即行潁州兵備道及該州知州浦朝柱令其覓取真土另加堅築第本隄丈數頗多工費不少





錢糧難處延久未報臣請勅下工部咨行撫按衙門多方計處覆請施行庶護隄可恃而州民獲安矣再查基運山去州一十餘里地勢高峻嘉靖十四年間該先任總理劉天和令匠役王良等量得地形迥高二丈三尺一寸則又與州不同東麓石堤見在查修臣故未及之也 一接築舊隄以防淤淺竊惟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清口遂爲平陸高堰旣築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臣於萬曆八年行郎中余

毅中即於本處築隄一道以防其溢數年之間清口利涉實賴於此不意鳳泗商販船隻又於本堤之東盜控一渠取便往來歲久成河已闊九十餘丈淮水盡由此出清口不免沙淤臣查得此處係清河對面地方該縣知縣出入之間一覽在目何致任其盜決汪洋北注而若罔聞知且不以報也其秦越肥瘠亦甚矣除臣見在查理及行司道官候淮水消落接築長隄一道務期堅久可恃外臣請隄成之後專責清河縣知縣管理每歲派定官夫時加幫補如遇水發率同地方人等晝夜巡邏以防盜決儻有疎虞即將掌印官叅治蓋此隄即在縣治之前較之他所不同



而掌印官常川在縣較之管河官尚有他處奔走者  
又不同也

河防一覽 略見實錄茲特鈔其全者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六月乙酉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增修泗州石堤經用不足工部議給淮安庫貯停濬草灣銀四百四十餘兩許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十二日以後大風雨淮水漲漂禾麥浥爛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三月戊午以築泗州一帶護城石堤工完各官紀錄獎戒悉依部覆施行 九月戊辰時泗州水患異常公署州治水滄三尺其城內原有水關後因淮水高於城濠故塞水關以防灌至城內積水

不洩居民十九滄沒工部尚書曾同亨上其事上令河漕督撫會同巡按御史勘議要見泗城積淤何以宣洩淮水停漲何以疏通填土增高有無可以捍禦周家莊是否應濬施家橋是否可開張福堤是否阻礙或別有可開之處為地方之利者具奏以聞 十月壬寅時揚州風雨連日淮湖漲溢江都縣北一淺邵伯淳家灣舊隄衝決五十餘丈高郵州南北關等處俱被衝決總理河道潘季馴上其事工部給事中揚其休劾管河通判劉汝大州判張九思等故違節制海防道張允濟查覈疎虞總理潘季馴俱宜同坐部覆海防通判州判等官俱應議罰潘季馴既屢次催督宜速行道府上緊備



築以勵後効得旨劉汝大等各罰俸三箇月張允濟姑免究十一月癸亥工部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議

前三條入黃河

一增砌石堤以固保障謂高家堰當湖之處中段

原鑲石堤足當風浪其石隄南北俱係土堤歲修無已議照中段一槩砌石徐州道與河南分司各管砌工以

二十一年為始應用錢糧俱於歲修銀內割處八年之

內准可通完矣

後一條入運河

依擬行

明神宗實錄 高堰容納淮水西風鼓浪甚是洶湧南北土堤何能捍禦掀天之勢潘公始議築用石堤始稱堅固公於高堰之功洵鉅然雖一律石堤亦何能免歲歲之修防耶

是年五月以後恒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三等

日暴風霖雨不息河淮泛漲山清安桃宿沐海贛平

地水文餘房屋牲畜漂溺無數

淮安府志清河縣志略同

是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算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為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為縷隄縷堤之外復為遙堤故水益淺遠不至旁決

明紀事本末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



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  
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  
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  
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  
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  
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  
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茲固然  
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即溢今復合之溢將奈  
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  
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  
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東

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  
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或有問  
於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為便而泗州人苦其  
停蓄淮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  
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為山  
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為阜陵泥墩范家諸  
湖西南為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  
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禹迄  
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輒  
及堰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  
明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



行水金鑑卷六十三  
十一  
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  
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洑洞東注  
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  
邑匯爲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穴竇  
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  
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  
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故  
此堰爲兩河關鍵不止爲淮河隄防也馴戊寅<sup>萬曆六年</sup>之  
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蓄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  
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塞於高堰  
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

馴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堰成  
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馴何疑乎遂銳意  
董諸臣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闢七月隄工  
告成清口深闊如故今將考訂志傳卷牘中語開列  
一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職  
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  
會宋神宗後黃決而南遂併泗沂而與淮會矣故昔  
之東會於泗沂即今之東會於黃也 一中都志云  
淮河自五河東來經州城南東至清河口會泗水東  
入海職按泗即泗沂之泗清河口即清口也此與禹  
貢所云無異要之淮由清口入海自禹迄今故道今



行水金鑑卷六十三  
至清口板沙若門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堰似不可也 一查萬曆三年工部郭子章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漸坍包砌石工長二百二十六丈及查巡按邵亦於此時行州砌護城隄至今賴之稱邵公隄按前開工程皆職未任時事比時淮水竟從高堰決衝淮揚黃水從崔鎮決出五港入海兩河已不會於清口無堰可阻無黃可過其勢如此今之水漲未可歸咎黃與堰也 一中都志與歐陽文集載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略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

備災可久而不壞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職按修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大水幾溺州而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事則知禦淮之策舍堤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州堤高不及宋三之一是今之水較宋爲甚小矣再查黃河自宋神宗十年七月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南清河而入於淮而先臣邴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則仁宗景祐三年黃河尚未會淮業已爲泗州暴矣今乃歸罪於黃或未可也 一泗州舊志載元



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輓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懼云職按韓居仁記此以慰泗州官民令其勿驚勿懼良工之心可謂獨苦且以州守載州事必無不真者夫云漂沒鄉村廬舍未抵城門圈輓頂者止二尺二寸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則已抵城門圈頂無疑矣宋元泗州水患景象如此此與歐陽文忠公所云暴莫大於淮州幾溺者可爲互相參考此時已有高堰官民何不請毀如其

無堰則水漲與堰無預矣今乃歸罪於堰不亦過乎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并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河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爲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渠圍繞郡郭若周家橋之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



黃河濁流必遡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并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即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為時不久故諸湖尚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况私鹽商船由此直達寧不壞鹺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 一嘉靖十四年先任總理劉天和題勘議都御史朱裳所請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泛溢內開行據稱

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茲聚止陵北有土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為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廬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瀾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淹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



行水金鑑卷六十三  
門遂侵墀陛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原題  
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自下馬橋  
邊及林木左右築堤則板築震驚鋪斧掘伐關係匪  
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  
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  
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  
餘里間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  
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  
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為患而近水先有  
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者也又據匠役王良  
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北水高七尺又自

岸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陵門地高六  
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  
况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  
實我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  
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職隨該職公同各官恭  
詣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  
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  
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重委的事體重大非職  
等所敢輕議等因職按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  
勢水勢頗為明悉據稱陵地迥高二丈三尺一寸則  
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元宮者且陵前湖河諸水向



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堰後始然矣 一查  
據泗州申稱萬曆三年該奉祀朱宗唐具題蒙南京  
工部委主事郭子章前來會同潁州兵備道勘得水  
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逐漸坍塌逼侵柏林包砌石  
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泄泗州之水此言甚易惑  
人既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已見  
以淆國是如之何其可哉累經勘議並未有考訂詳  
確闡發明悉者若知泗州伏秋淮水之漲即知徐邳  
河南每歲黃河之漲必不可免止宜堤防則其議自  
息矣 高堰爲淮揚門戶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  
不預內除石堤三千丈外兩頭土堤每歲伏秋畫地

分守隨汕隨葺似可無虞矣但幫護之法須於冬春  
門樁內貼蓆二層緊細草牛挨蓆密護毋使步須漏  
縫然後實土堅夯則是以樁蓆護草牛以草牛護土  
浪窩何從得來至於密植楸柳茭葦以爲外護須於  
水落即種庶免淹浸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清口  
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  
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  
黃不爲沙墊偶遇黃水先發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  
免淺阻然黃退淮行深復如故不爲害也往歲高堰  
潰決淮從東行黃亦隨之而東清口遂爲平陸今高  
堰築矣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過盛從



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故於清河縣南岸築堤一  
千一百八十丈今又接築張福口隄四百四十餘丈  
以防其決蓋爲此也工若甚緩而關係甚大已經題  
奉明旨每歲專責清河縣掌印官責差的當員役看  
守如遇塌損即便修築更有一事尤宜稽察河南鳳  
泗等處商販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爲盜決須嚴防  
之 泗州先春亭記云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  
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  
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  
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  
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

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  
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  
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  
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  
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饒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  
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  
漕必廩於此于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  
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  
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  
水而望西山是歲秋子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  
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



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為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為然又何咎

於高堰也

河防一覽 潛止劉記云高家堰不見於史而僅見郡志為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考三國志注登曾仕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畫鑿溉之利益精於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表傳以為治射陽則此堰尤其密邇為登築復奚疑獨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江伯陳瑄修治時凡一千二百十五年中間並無人云及高堰者豈湮廢無迹與抑堰止受洪澤諸湖黃淮尚未合而不聞其有潰決之患與及讀宋史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備耳同時真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清臣錢

冲之修復門下李道傳為作記何一時而並舉與于此別自有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民其時吳寇壓境盖岌岌矣乃能興屯彊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永賴今平江既有專祠矣吾以上當冠以元龍下當祠以潘季馴為三公合祠盖皆勤於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瀾之福者所宜動心也與

卷第六十三



行水金鑑

卷第六十四

淮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正月癸酉先是泗州大水州治至深三尺民苦蕩析惠及祖陵疏洩之議父老有謂繇傳寧湖開至六合入江者有謂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者有謂弛張福隄以廣洩淮之口者又有謂開壽州瓦埠河以分上流之水者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周寀陳於陛巡按御史高舉合疏以聞工部覆請咨行河漕撫按勘議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謂祖陵切近王氣攸關與三臣議左俱下工部尚書曾同亨以為河臣閱歷多年宜悉河事而撫按二臣又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之外主於疏濬查先年緊急河工例遣科臣往勘况泗  
州水患既關陵寢又關運道微直一方生靈攸係宜命  
風力科臣一人往會河漕撫按官從長計畫具奏從之  
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泗州水患開浚工  
程 戊子總河尚書潘季馴疏稱去秋霖雨連綿淮水  
暴漲邵伯湖隄衝塌非磚石築砌不可久區畫故總河  
事經理則各官司之本道張允濟報轉宜俟工竣離任  
毋貽後艱通判張文璧劉汝大宜照工程督理揚州知  
府吳秀江都知縣武之望受事方新鳩集宜預毋使臨  
期缺乏庶可不悞河防工部覆請得旨如議行 二月  
丙申遣欽天監監副楊汝常往泗州祖陵審看水口

三月壬戌御史王明奏臣巡鹽兩淮兼有河漕地方之  
責目覩淮爲泗患漕撫陳于陞欲開周家橋以疏之使  
遂開則六州縣生靈爲魚四百萬漕糧俱梗而三十六  
鹽場其沼矣宜令河臣上尋舊支而殺其勢下淪舊口  
而廣其途勿苟且目前貽後日患戶科給事中耿隨龍  
亦言泗州苦水議疏周家橋施家溝以高寶二湖爲壑  
將運道民業立盡臣曾令寶應聞見頗真夫黃河自徐  
邳直下東折入海淮亦東北趨會之無所壅遏故不病  
泗也自黃奪通濟閘橫於南淮遂不得東因漕泗州爲  
祖陵患又黃之奪閘南也寶湖受淤淮無所洩運道遂  
不可守欲弭河患非復通濟閘不可工部覆議上請上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三  
曰河道衆論紛持張貞觀著先勘泗州其餘河患仍與地方官詣勘務圖永利毋徒目前塞責仍改給勘議河道關防 四月丁亥勘河給事中張貞觀奏祖陵爲國家根本即運道民生莫與較重然歲漕四百萬賴一線以給京師鳳泗淮揚又湯沐襟喉重地則運道民生所關亦非細也臣展謁祖陵見淮水一望無際泗城如水上浮盂而盂中之水復滿氣象愁慘不忍觀聞雖祖陵元宮高聳乃自神路至三橋并諸儀衛丹墀無一不被水矣且高堰一堤危如累卵倘潰則裏河之民生運道立盡此又高寶意外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闢海口積沙爲第一義然洩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

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稍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之途則治鮑家口王家營至魚溝金城一帶地勢頗下因而利導之似當并議者工部覆稱科臣親歷地方擬議詳確皆前諸臣所未及者惟是黃河殺於未合運道仍宜計處若挑浚淮口停沙及利導鮑家口一帶當即如議措費興工以紓聖明南顧未盡事宜通候酌請其移州治開周家橋瓦埠河既稱不便即應停止從之 八月乙卯工部覆直隸巡按御史彭應參疏稱巡歷稽查工程小民紛紛訴僉派尅價罰曠之苦而管河通判胡傳尤爲極貪已行提問今西苦賊東備倭淮揚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三  
一帶添將招兵日且多事頃據泗州報淮水自決張福隄已退二尺七寸祖陵或可無虞竊謂河工可暫停也應令科臣河臣熟計行止上是其言十一月庚申總河尚書舒應龍勘河給事中張貞觀題稱治河之議欲拯陵患偶值時艱據司道查稱泗水今秋發遲消速雖足為張福隄開放之驗然為祖陵計久遠則支河實必不容已之工乞勅部覆議將淮口置船濬沙事宜聽河臣於原估工銀支給先行開濬以導淮水之出其腰鋪支河之上候明春倭警寧息照議畫地舉行部覆從之十二月庚寅工部覆勘河科臣張貞觀題稱泗城護陵大隄向因裏口未添幫石致多損壞議行添砌勒限

興工計費一千二百五十有奇即於該州庫貯賑濟餘銀動支從之

明神宗實錄

萬曆二十一年淮水大漲湖河泛溢高郵南北中堤衝決魏家舍等處大小二十八口共長五百餘丈又西老石堤洪水漫過衝決東堤又寶應決六淺潭堤二十九丈又高良澗決二十二口民罹昏墊田皆淹沒郎中沈季文詹在泮分調官夫疏水運料於二十二年盡行築塞又照段酌量加修磚石椿板廂護其西老石堤呈詳總河舒應龍批允加砌磚石二層

河全考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



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侵

祖陵泗城淹沒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四月戊辰時泗陵水患日急而議者迄無成畫上既有旨選老成風力科臣往勘俾立限回奏又以從前地方官因循坐視勘官竟成虛文令工部查名具奏於是工部沈思孝奏言勘科常居敬之委始於萬曆十五年斯時以河溢開封等處慮梗運道耳初未嘗議及祖陵自科臣王士性有祖陵當護之說與開老黃河之圖始命河漕臣與勘科會勘而居敬與漕臣舒應龍河臣潘季馴共為條議亦不過築堤防運之舊論迨皇上允總漕周寀所奏有泗州積水可虞之

旨再遣科臣張貞觀往勘而關清口開腰鋪之議始出河臣舒應龍方欲舉行而按臣彭應參科臣陳洪烈劉弘寶以倭警歲稔請暫停止蓋亦天時人事適然未必盡諸臣之過疏入上怒甚詔以河工歲糜金錢百萬而侵沒滋甚總督河漕官故爾遷延希圖糜費舒應龍著革職為民陳洪烈劉弘寶扶同停寢降極邊方雜職張貞觀彭應參以既為民免究潘季馴令吏工二部查明來說勘臣張企程立限五月作速前去勘議具奏五月庚子御史高舉疏稱黃河為患自古記之未聞淮水之為患也淮之患起於高堰之築張福之堤臣往祇役江北曾議疏周家橋以殺淮裁張福隄關門限沙以洩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五  
淮至高堰東捍高寶淮揚未可盡去唯當於周家橋大  
澗口小澗口武家墩綠楊溝及前所挑會通河諸處詳  
擇要地建滾水石壩各於壩外浚河築岸使行地中由  
白馬汜光等湖會入邵伯水入邵伯慮害高寶開河塘  
埂舊建十二閘閘外疏成十二河皆洩湖水而注之海  
者宜改前閘為壩閘入海之途入灣頭而下舊有芒稻  
河揚州而南設有瓜儀二閘皆洩湖水而注之江者宜  
將芒稻河大加疏掘濱江處多建水閘以廣入江之途  
然而海口日壅則河泥日積河身日高欲二瀆安流不  
得也顧海口沆漭不能為力有灌口者視諸口頗大而  
近日所決蔣家鮑家吳家三口直射此口若挑浚成河

俾經由灌口入海似為上策有謂自三義口駱家營魚  
線口等處修復老黃河故道又是一策然而有治人無  
治法委任責成則惟天語勅屬耳已而南京工部主事  
樊兆程上言欲導淮先疏黃欲疏黃先闢海口然而舊  
海口決不可浚當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浚成河令從  
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議部臣沈思孝覆言御史巡歷其  
地見聞既真議論既鑿鑿可行至治人責成之說尤探  
本之論今科臣奉命往勘宜將此疏及兆程之奏并行  
勘議以圖永久詔行勘河科臣并總理河漕及御史將  
各疏條議與疏中未盡事宜一一商確具奏 六月壬  
子御史夏之臣疏請決高堰其略曰高堰者即臺臣高



舉所云大澗口淮水所由以直趨東注之處也築之自  
舊河臣潘季馴始臣嘗讀其治河之疏矣謂海口無可  
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  
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堤防俾無傍溢此其大指也  
毋論海口終塞無歲不有浚黃之役即淮水之舊自西  
而東稍折而北由清口會黃入海此故道也強弱不  
敵清口漸淤今所稱門限沙是矣淮水欲出清口會黃  
既不可得則就下順流取道大澗口而滔滔東注非其  
性則然哉而奈何阻之彼一淮也既為黃遏而不得入  
海又為堰阻而不得入湖瀾漫泛漲固其所矣三祖真  
穴名舊龍背其地冬夏草色常青壯氣所鍾者也萬曆

初年堰成而金水河壅而不行節年河流日增元宮之  
上水且盈丈議者既不敢言又不能救初建堤以障之  
而隄內之水自若也尋又建子堤以障之而子堤內之  
水自若也尋又設水車於子堤以撤之而隨撤隨盈舊  
龍背之淹自若也前勘河使者亦明知之第以高堰糜  
帑已至百萬一旦破之則前功盡棄於首事諸臣不便  
遂決意庇之而以治黃為請有欲開海口者有欲劈橫  
河者有欲開草子湖者有欲開草灣河者有欲開腰鋪  
者有欲開雲梯關者不惟無救於淮亦無救於黃何則  
海口之決不可開也橫河下為軟板沙上為柔沙人力  
莫施其不可闢行道之人皆知之草子湖在高堰之東



今非不流草灣河在清河之南即黃河見流之處皆無  
俟開也唯腰鋪議開新河至周家莊四十里其地洩水  
不多開之徒費財力雲梯關又在安東之下隔黃甚遠  
更爲迂闊就令各路可開亦當責效數年之後近者按  
臣欲開施家溝周家橋使淮由高寶湖而出即開高堰  
之意但二處各數百里費出不貲即開亦以年計急救  
祖陵非開高堰不可臣請舉不開高堰之說一破之  
彼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說數千年無一効無容借口  
矣有託形勝之說以存高堰者必曰淮黃合襟形勝在  
焉然當淮黃會合篤生聖祖之時未有高堰者也相傳  
舊龍背元宮也較合襟孰重今沉水底有年矣且諱而

不言而力爭合襟門哆言形勝乎又有謂運道及危高  
寶之說以存高堰者然而高堰之築纔二十餘年而國  
家轉餉二百餘年矣未有高堰之先豈遂無運乎且運  
道經黃入閘固不畏黃也寧畏淮乎縱可畏尚可移高  
堰石堤之費以修湖堤也奈何藉口湖堤強存高堰也  
如曰高寶受害則盱泗未嘗不害况高寶之害不在淮  
水之去而在淮水之未洩高堰雖障上流實爲危寶歷  
年以來土隄之在高良澗者每遇伏秋即遭衝決石堤  
之在大澗口者每遇洶湧即見崩潰使歷年愈久能保  
其不頽而無傷乎然則高堰在爲高寶之利小而高堰  
決則高寶之害非大也孰若明議而明開之使知趨避



乎聞科臣張貞觀勘議之時高寶之民鬩如聚訟然試引高寶士民有識者至祖陵一寓目之則孰輕孰重有人心者宜於此爲變也疏上工部覆奏以事難懸度今既遣科臣會勘并行酌議上從之 甲子戶科給事中黃運泰言治河之策當治下流今日欲安祖陵不得不洩淮水欲洩淮水不得不浚黃河下流以殺其奪淮之勢倘黃河下流未洩而遽開高堰周橋以洩淮水則淮流南下黃必乘之無論高寶數州縣盡爲池沼運道月河勢必衝潰即淮水且終爲黃所遏抑而壅如故大指欲別尋五港口浚之達灌口門入於海工部覆請詔令勘河管河各官悉心會議 七月丁丑時泗州水患遣

科臣張企程往勘企程具奏欲遣使致祭祖陵兼折漕糧蠲馬價且欲勘臣與河臣和衷共濟無致參商上報可 八月辛丑朔勒原任浙江巡撫常居敬閑住以科臣勘河失護祖陵罪也 甲辰勘河給事中張企程奏兼程抵泗州展謁祖陵見長淮激湍洪波汨流誠有如御史牛應元所圖上者前此河不爲陵患自隆慶末年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以遏之堤張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與黃角勝不虞其勢不敵也迨後甃石加築堙塞愈堅舉七十二溪之水匯於泗者僅留數丈之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潴畜日益深安得不倒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九  
流旁溢爲陵泗患乎今論疏淮以安陵有謂清口當闢  
有謂高堰當決有謂周家橋武家墩當開有謂高良澗  
施家溝當浚論疏黃以導淮有謂腰鋪可仍有謂老黃  
河故道可復有謂鮑王二口可因有謂王家壩五港口  
可尋顧淮水之漲雖由高堰之築而工程浩巨未可議  
廢且以屏翰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  
十里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棄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  
浚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  
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  
十五里逼鄰永濟河引水由窰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  
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

一議也工部覆議詔作速疏浚毋得推諉觀望 九月  
己卯以直隸清河盱眙桃源高郵寶應興化六州縣淮  
水爲患其歲還漕糧暫准改折一年 明神宗實錄

顧雲鳳開施家溝周家橋議略曰淮由清口以至安  
東雲梯關入海即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  
沂東入于海故道也自神禹以來未有改者孟氏誤  
以爲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朱註已辨之矣夫淮之趨  
高寶似便其東流入海似稍迂迴神禹之智豈其不  
出此與而漢陳登又築高堰以防之迄今治河能臣  
守其舊而不變抑又何說也蓋水以海爲歸者也高  
寶信下也其東南濱江濱海之處則曰廣陵曰海陵



曰蜀岡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高亢得名水無所出即有所出而江湖海嘯互為吞吐故瓜儀之有四閘者非徒節其出抑亦制其入而通泰興鹽諸郡縣尸祝范希文無已者以范公堤之建為能防其倒灌逆流而拯民於魚鼈耳以此思之則江湖之水勢可知宣洩之難易又可知淮非由清口安東以入於海別無可為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虞其泛濫而四出也故又遏之以堰語曰障百川而東之高家堰者障之之說也譬之人焉狗一時之便而養之癰不若審血脉之宜而周其適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武墩諸閘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乘其

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涸之時已與武墩諸閘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闢之是使淮泗無餘蓄而高寶無餘地矣水無時不滿湖無時不漲堤之坍卸即欲修築無所措手况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暴發之水乎蓋嘗譬之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升斗之罌也芒稻河杯勺之斟也以罌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數不勝也以罌之口而欲出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勝也滿則溢溢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即欲復歸之甕而宣洩由我不可得已好事者倡為濬闢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諸閘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



無所受故一雨而即盈耳向使施家溝之議早定則此時湖已出於隄上即錮之鐵豈能無崩崩則運道安在無問民矣是病民未嘗不病運也而猶未也此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容入海而海不能入將滌迴泛濫合盱泗高寶而爲一此其滔天之勢爲害不更烈乎雖曰杞人過慮萬不至此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而况滔滔不止何難陸沉哉昔白馬汜光甓社邵伯諸湖始何嘗不分而今安辨其爲某某湖也則泛濫之明驗也古今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於江淮河漢其萬古不變

者則萬古無患惟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淤八流以自廣遂爲萬世無窮之害所幸江淮尚仍禹舊奈之何輕變古而更生一患哉王介甫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而憂水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澤阜陵化爲桑田高寶興泰化爲魚鼈而其究且復病運是齊桓之過計而貢父之所姍笑也議者不察輒文其名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於正而不當導之於邪導淮者當導之入海而不可導之入湖湖非民田乎又嘗譬之淮爲泗患淮即泗之寇也爲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抄掠內地可乎黃爲淮患黃



即淮之寇也為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可乎况今淮黃且合從而至也上不圖守之於要害下不圖洩之於尾閭而今日曰撤堰明日曰開溝是不知割地之難於自完而滅虢之終於取虞也置淮黃於泗傍而欲使泗無恙非策矣

南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四月丁酉朔工科給事中楊應文題頃者河高淮壅祖陵沮洳皇上惻然動念遣科臣往勘俯允分黃導淮之請詎謂福建右叅政錢拱辰又有折高堰之揭夫高堰一開淮揚高寶為壑利害較然彼一則曰高堰築而淮水不能歸湖黃河不能兼受一

則曰導淮無藉於分黃一則曰決堰即所以導淮此說一倡便成掣肘將令擔事者灰心勘議者眩見趨役幸敗惡成固理所必然者按臣蔣春芳曰河工垂成乞勅河漕大臣勘河科臣無畏浮言安心料理并禁中外不得阻撓三者是當機之斷也伏乞俯采臣言勿惑錢拱辰之謬說趁春和日暖分黃導淮奏平成以答聖懷部議陵泗受害委因淮壅所致然淮之壅非盡由高堰所致以黃強灌清口淤沙日積使淮不能縱之而出耳若黃流既分清口沙盡闢則淮得由故道雖周橋武墩等處建設閘壩及疏浚子嬰涇河等工似亦在可緩矣又何必以開高堰為哉應從科道兩臣之議以圖竣事



四月辛丑工部覆河道總督楊一魁題泗陵水患已平  
上曰祖陵積水盡平朕心已慰各樣工程總督河官便  
議修舉務早報完戶部銀兩准借用仍照數抵還在工  
人役久勞委宜蠲賞優恤 八月壬寅部覆總督河道  
工部尚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 前三條入黃 一議  
裁新堤以免壅潰蓋築堤所以障淮而恐以泗為壑新  
堤可以議裁而恐裁去太多或貽後悔且應量裁數段  
以洩淮漲仍開瓜儀二閘以分高寶之害庶上有洩而  
下有歸也 一議修祖陵以培國脉蓋以二十五年為  
始查閱應修所在估料工費於糧漕衙門移文南京工  
部動支以憑開銷類繳 一議分河官以理淮泗蓋以

鳳陽府同知兼管淮河泗州同知盱眙縣縣丞加管河  
名色專屬南河分司遇有修築前呈管河衙門料估起  
工歲終告成甄別 一議闢清口以導淮流蓋清口為  
淮出之門而苦為黃壅今雖挑浚猶恐水分勢緩泥沙  
復入合議歲修以圖永利 一議浚海口以免內漲蓋  
以黃水倒灌正以海口為阻即分黃工就而伏秋水漲  
勢恐復淤則石碇口廖家港白駒場諸處海口金灣芒  
稻諸河宜乘時開刷以為預圖酌量工程修舉者也 明

神宗實錄

先是萬曆二十三年決高家堰高良澗郎中詹在泮  
等嚴督官夫築塞仍又加石甃砌是年三月總河楊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并撫按會題分黃導淮至是行委郎中詹在泮等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甯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開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 按金家灣在邵伯南五里許迺通芒稻河入江之捷徑也是年既開一十四里以至芒稻河復建減水石閘三座

由芒稻河通江一十八里亦建石閘一座于是河淮有所宣泄云

南河全考

萬曆二十三年上發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十萬諸役畢大舉其明年秋工告成淮果出清口而水患以寧是役也當潘公季馴導治未久淮黃尚由故道特黃以暴漲侵淮稍分之足以殺其勢功不在導淮也而周橋之開遂為後世厲階焉

揚州府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八月甲申山東樂安小清河水逆湧流臨清磚板二閘無風起大浪

明神宗實錄

是年臨淮知縣陳民性建議會同指揮趙允昌申請



錢糧於濱淮一帶創石隄以捍淮水至萬曆二十七年知縣蕭如蕙隄始告成東西三百一十餘丈亘如長虹全城賴以無恙

鳳陽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河楊方興建閘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即閉自是至啓禎之末四十年間雖堰常漫溢然或靈雨為災或川源暴漲變生靡常容非

人力所能盡及矣

揚州府志 晉叢云子嘗聞之閻百詩先生云高家堰相傳漢廣陵太守陳登築明永樂間平江伯陳瑄

嘗修之又一百四十餘年官保潘季馴復大修之其意專以堅築高堰東淮水出清口以敵黃濟運自此以迄國亡淮不大為患而運道常通今平江伯既有專祠吾意欲上合元龍下逮宮保立祠於高堰之上而合祠焉惜未有能行之者予因笑語先生曰高堰一線之隄包藏七十二道山河之水萬一有失淮揚二府其魚固不足惜其如運道何先生瞿然曰善問哉善問哉吾嘗慨元人海運危矣即膠萊新河亦不能成若由江南之儀真縣西至六合又北至天長又西至盱眙又北至泗州以達懷遠又北至宿州又北至蕭縣又北至沛縣又北至山東魚臺縣入運河既可以避黃河之險又可洩出洪澤湖而成數十萬頃

膏腴之田則淮揚二郡永無昏墊之虞矣予深喜先生之精於地理而能得通變之道而又能闡揚前人之遺烈思有以俎豆三公於不朽其說甚善為亟錄之以貽後人

天啓元年淮安淫雨連旬淮黃暴漲數尺決高堰武

家墩等處總河陳道亨躬規課工照段拆修浪窩盡

塞至明年工竣

南河全考

是年五月淫雨淮河交溢

清河縣志

明熹宗天啓六年九月辛卯總督河道工部尚書李從

心奏淮水驟發以淮刷黃關沙盡析運道復通報聞

明

熹宗實錄

是年夏淮水涸黃漲河口沙淤數里運道阻艱總漕蘇率屬禱於神期以五日乃七月朔後淮水暴湧黃



沙洗刷數十重艘鼓柁競渡七月初一初二兩晝夜  
狂風暴雨壞屋拔木損舟各河水驟長丈許

淮安府志

崇禎元年十月庚戌命修葺泗州祖陵從河道李若

星奏也

崇禎長編

崇禎四年十月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

災異疊見淮泗洪水滔蕩浸及陵寢

崇禎長編

是年六月淮黃交漲海口壅塞總河朱光祚方議開  
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  
盡沈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為湖海而漕糧鹽  
課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曆二十三年未幾全塞  
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浚乎帝是其

言事遂寢

明史稿

是年淮水秋漲入城人多流散

泗州志

崇禎五年十一月癸丑直隸巡按饒京疏奏祖陵地  
繞淮黃會合諸水實王氣所鍾然歷年既久河形之  
遷徙無定以致沙水之流止非初况當水患泛濫後  
所宜講求者不一事敬陳護陵八議一議二陳莊之  
決口一議高家堰之三閘一議添守閘之官一議祖  
陵對照之山一議大覺寺之塔一議再申祖陵之禁  
一議恤附陵之州縣一議設護陵之衛章下所司

崇禎

崇禎六年三月己未工部尚書周士樸疏言歸仁一



隄長六十餘里內障祖陵外捍淮水關係最鉅臺臣  
吳振纓憂深思遠爲歸仁外捍計欲修宿寧上下西  
北舊隄蓋舊隄原捍淮水向因久不修葺余堡諸口  
一時并決致黃水直射歸仁與淮河流冲突震蕩不  
特歸仁受其薄蝕祖陵亦浸浸有震驚之患矣蓋黃  
淮之合在清河入海之處今以決口內注故道全失  
河逐淮之流而淮愈驕淮挾黃之勢而禍愈烈民生  
運道并遭其厄不止祖陵之可憂也則修歸仁以衛  
祖陵并修舊隄以衛歸仁河安其流淮循其故可與  
河臣分黃導淮之議并行以加惠此元元也臣前復  
臺臣吳姓一疏內築建議二決口曾勒限三月報竣

議處諸臣政於此程功罪毋借口新代有人隳心末  
路而置民生於度外也故因議歸仁等隄而并及之  
帝從其議 四月癸未大理寺左寺丞吳姓翰林院  
編修夏曰瑚廣東道御史金光宸中書科中書舍人  
喬可聘疏言祖陵形勢龍脈來自萬里蜿蜒盤結拱  
山帶江匯五十二湖七十二溪之水而淮與泗合襟  
交會以成朝宗之勢衆水匯於洪澤諸湖障以高家  
等堰所稱朝水諸口不開而自開口水諸口不塞而  
自塞蓋天生此靈阜奧區開億萬年有道之長非人  
力所能爲也第泗州地形窪下間有泛濫之時而衆  
水滌迴王氣所鍾說者以爲靈秀會聚實在於此况



行水金鑑卷六十四  
此水僅繞於明堂之前而陵寢從未有積水難消之患也按臣饒京雖有八議之疏而必請詳察地脈者亦慎之也惟是高家堰三閘所關利害又有不得不言者按高家堰北當淮泗之衝南扼漕湖之吭地形最為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各州縣地居下流所謂懸水數仞建瓴之勢也東北保障全藉此堰是豈可輕議開洩者近日建義諸口踰期未塞民田盡沈水底僅存灾黎方且泣對重淵束手待斃而三閘一開勢必以淮揚為壑行見淮泗諸水滔滔東注將高寶漕隄蕩為湖海運船縶挽無路則數百萬糧何由而達京師各鹽塲盡被滄沒者海無策則

百餘萬鹽課其問諸水濱乎郡邑城池必致衝壞田廬漂蕩數百萬生靈悉為魚鼈則數百萬糧稅誰為供輸乎况開濬諸費業委水衡於逝波若淮揚水患頻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築塞又不知費朝廷幾百萬金錢矣嗟乎今天下脊脊多事司農仰屋切歎者數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之害備焉是何可不深長思也議者必曰高堰既不可開則三閘何以設也不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建閘建之自萬曆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以湮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為運道民生關係匪細亦抑



審形家聚洩之理有利於蓄而不利於開為祖陵地脉計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乎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求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臣等生長淮泗之鄉習知地方利害之原乞廣集眾論熟計利害陵寢國計民生胥賴之矣帝是其議事遂寢

崇禎長編

崇禎十五年八月戊申泗州水患已及陵墻詔所司

保護

崇禎長編

崇禎十六年黃河溢由渦入淮漂沒廬舍

鳳陽府志

卷第六十四

行水金鑑

卷第六十五

淮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夏五月息縣淮水溢壞民舍田

禾平地水深數尺牛畜俱淹死

河南通志 是年泗州城中水深丈餘見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戶部左侍郎王永吉詳陳導淮入海情形并議夫料錢糧諸務疏曰治河必先治淮而導淮必先開海口按黃水自邳宿而下至清河口淮泗之水聚於洪澤湖亦出清河口淮黃交會東入於海然黃強淮弱勢不相敵淮泗逼而南趨直走四百餘里出瓜州儀真方能達江一線運河收束甚緊即有大小閘河沿途宣洩而海口不開下流壅塞來



行水金鑑卷六十五  
水無窮去水無路所以河堤潰決修築歲費金錢九載以來八年昏墊海口之當開固時刻不容再緩者也查海口之在興化縣境內則有丁溪場小海場劉莊場神台場廖家港白駒場之斗龍港等處在泰州境內者則有河塚場之茅墩港草堰場之鴨兒港近丁溪場之馮家壩合洋溝等處以上諸口俱被豪棍鹽徒漁利阻塞間有開者亦於口外築壩橫攔水不通行若在鹽城縣境內者縣治東南則有石埭海口西北則有天妃海口先年俱各造有石閘又有姜家堰海口流出推船港先年亦曾議造石閘以上三處係淮揚六州縣洩水要道今石埭閘既稱逼近城郭

不利風水而天妃姜堰二口復被附近奸民將閘門實塞河口填平滴水不通咽喉重地歲歲陸沉日不聊生死徙載道害民病國關係匪輕而未即舉行者其故有二一則恐奸徒造言阻撓然萬水東流勢必趨下沿海州縣各有海口乃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為行水河港皆有舊蹟近因湮塞未免淤淺開鑿深通還其故道豈屬創舉况先年舊閘已圯者加工修葺未造者量議增添題定閘官閘夫以時啓閉有利無害固灼然無可疑者一則因河道甚長河帑有限工料既難措處民夫復奉

新旨不許僉派凡事甚多掣肘然海口既開則河隄不



決修閘造閘之費較之塞決修隄孰多孰少若挑濬淤淺需用人夫動輒數萬自當州縣協濟豈能盡動官帑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此一勞永逸之計固士民所心悅而樂輸者也伏乞

聖恩勅部酌議亟行

江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淮水溢民稼為傷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歸仁堤決水自翟壩谷溝下灌諸湖江都瀕湖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寶則浸及城郭月餘乃潰漕堤而東注興化墊焉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歸仁堤再決時部司有開周橋閘者淮水大洩而黃河逆入清口又挾睢湖等水從

歸仁堤決口入與洪澤湖相連直抵高堰衝決翟家壩流成大澗九條在上流泗人既利積水得洩而下流揚屬奸民亦利私販直達可避征權互為掩覆不以籲聞以故患日益深翟壩周橋晝夜水常東注悉歸諸湖淮揚自是歲以災告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七年黃河屢決清口亦塞淮不出口刷黃而黃之下流既阻上流奔注洪澤之勢益甚

甚

揚州府志

黃強淮弱勢本不敵淮為黃扼別由大澗口施家溝周家橋高良澗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湖白馬湖草子湖高寶等湖由湖迤邐入江此淮之支流也明隆



行水金鑑卷六十五  
三  
慶六年淮大溢適黃水亦漲相逼不得直下沙隨波  
停遂將清河淤塞所謂門限沙者是也萬曆二年淮  
又溢總河潘季馴始為高家堰祇築大澗口一處淮  
猶可洩後將小澗口等處凡入湖舊道盡築隄防自  
是清沙日高淮水益壅而泗大病矣郡紳常三省徧  
揭當道力辨其非但隄工已成持議益固至萬曆二  
十一年水患益烈巡按牛應元親行踏勘始議開金  
家灣芒稻河洩湖水入江繼議開周家橋洩淮水入  
湖又以淮受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殺其勢此議開  
三閘之由來也是後定計分黃以腰鋪地勢不若黃  
家嘴為便特奏請監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

夫自黃家嘴而下直至漁溝浪石由安東北俱疏為  
河身歸五港口使獨入海不趨清口逼淮令得縱出  
又督撫褚鈇定計導淮先濬金家灣芒稻河以為湖  
水入江之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廣洋湖入海下流  
既通上流仍阻始建武家墩閘由永濟河達涇河下  
射陽湖入海建高良澗閘由岔河亦入涇河下射陽  
湖入海建周家橋閘由草子湖寶應湖入子嬰溝下  
廣洋湖入海上下之水流通自不橫逆為害不獨泗  
境安即淮揚高寶亦安此建三閘以分黃導淮治湖  
之所由來也 本朝定鼎康熙三年淮溢武家墩高  
良澗閘堤頽卸且土石填塞周家橋復啓閉失時淮



水遂無從分洩矣是後定計蓄淮刷黃乃復築翟家壩夫翟家壩至周家橋三十里在高家堰南地勢高亢原無堤埂康熙七年奉

朝命

明馬

二大人同河漕兩臺踏勘明白回疏稱為天然

減水壩水漲聽其漫溢仍責令高寶等縣之民但填平衡開決口不許一槩加土增高以塞水路今則堤非昔比矣然與其堰水為功何如分導開閘舊制猶可做也

泗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五月暴風雨淮黃大漲浪撞卸高堰石工六十餘段衝決五丈有餘又將烏沙河西堤岸衝倒淮黃之水直注於高寶湖

見總漕帥疏

當是時高

堰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合淮黃從諸決口以注於湖也江都高寶諸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警增堤與水俱高然以數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危之堤值西風鼓浪堤崩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遲為害愈劇而江高寶泰迤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城郭矣時御史徐越高堰關係最重疏曰臣之向請修復歸仁堤石工使由白洋河入黃者不止以清刷黃實為截住高家堰西北水勢使此堰僅受西南淮水而為運道民生一大屏障也今因歸仁堤工尚未舉而此堰黃淮併受前報巨浪搏擊已壞石工六十餘處而全堰幾至潰決

此九年事

其洪波橫流排山倒海已衝



開淮揚一帶數十餘處決口遂至城郭僅存關廂陸地有水高丈餘者萬一高堰突有疎虞尚復有淮揚數十州縣之城郭乎而况民生乎尚復有漕河運道可以飛輓乎而况鹽課與商稅乎則此堰之關係如何重大此堰之保障如何緊要故臣今不得不亟陳高家堰也高家堰石工曩皆鑿石扣準鎔鐵灌釘後來年深日久各處有朽裂從未大修經今年一翻波浪衝擊動搖處處罅損若不亟議錢糧預備物料乘今冬水勢少落之一時大修堅築明年西水漲發臣愚竊慮此堰萬難倖保堰若失守淮揚數十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 京師重地

所緊需歲漕數百萬石何道輸轉且雲梯關之海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一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即今日之大修兩河工程勢必仍歸潰壞此高堰之利害不僅僅在淮揚而實有關於天下者也 布政司慕天顏備陳黃淮全局疏曰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淮城之南迤西則連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橋閘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高正欲從壩滾水出汜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鳳泗之漲潦可稍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西即



閉閘不流高寶漕堤亦無傷害往昔防河如此周密  
 止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橋奸  
 商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湍下諸  
 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摧漕堤  
 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淮水既東黃躡其後濁  
 流西泝清口遂湮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入天妃閘  
 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罔滌雲梯  
 關入海之路日墊日高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必然  
 之勢也又云淮瀆自桐柏千溪萬壑匯為洪澤湖注  
 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  
 二唯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勢盛足以敵黃而

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而東  
 其勢迅激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  
 以清刷黃用水治水千古不易之法也 王乾清紀

周橋閘曰按周橋關係利害前河郎中黃曰謹辨疏  
 極為詳明

黃疏略曰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堤也堰以內與橋以內之  
 水相連一淮也使周橋可開則高堰何所事守高堰必守則周  
 橋斷不可開故開周橋者乃開堰之別名也又曰水之就下性也周橋地形高  
 下勢甚相越誠開之是導以建筑之勢矣彼得其勢則流必急流急則一瀉千  
 里孰得而禁之故謂周橋開而淮不盡東淮盡東而黃不復躡必無之理也又  
 曰開周橋而注之湖是以湖為壑矣夫高寶之湖四時彌望連天所恃一線漕  
 堤為之保障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之容受有限不至決裂湖  
 堤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又曰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湖堤以外地  
 形窪下與江面不甚昂故今通江之路晝夜宣洩而湖水不  
 見大消使復益之以淮源源不竭則七州縣不昏而為治乎

十五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河楊公建閘以洩一  
 時暴流稍平即閉從未常開前賢亦云東去最宜開



行水金鑑卷六十五  
七  
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蓋周橋開而海口塞黃過淮也周橋閉而海口通淮刷黃也淮出清口刷黃濟運則涓滴皆為利益淮入內湖潰堤病民則涓滴皆為害源若內湖增一分漲堤病民之淮則清口便減一分刷黃濟運之淮故周橋之啓閉實為利害之關不可不察也 高郵志紀翟家壩曰壩屬山陽在周橋迤南接盱眙境界長二十五里比高堰石工低二尺許稱天然減水壩中有古溝深不過尺許舊有石閘亦有石限止留四尺水頭水入民田不通河路近因淮水漲發土被衝刷年久漸成低陷加以私鹽漁戶時行偷挖漸成河港淮水徑入寶應湖匯於高郵歲

歲決堤為漕大害康熙七年奉

旨令山江高寶四州縣民力合修盱泗之民妄行阻撓如明萬曆間阻撓修築高堰故事給事中李宗孔疏叅致煩大臣勘復按壩北接連周橋閘尾石工尚存與壩相平又古溝廟基亦是見存式樣宜復舊制豈欲加高惟水衝盜挖儼成澗河淮水平時直流無阻灌滿諸湖水發湖盈遂不能受致害漕堤為國大患每歲起民夫修築不過補苴一時一遇水至即被刷衝纖毫無益必另議興工或磚或石築成隄岸平鋪壩基方可過水經久不壞 工科李宗孔叅阻修翟壩疏曰竊思高寶七邑連年疊遭水災者則以淮



水南流入湖決堤之所致也淮水舊由鳳泗自老子山北直出清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安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閘翟家壩一帶注射高郵寶應邵伯諸湖而下流阻於漕堤曾無入淮之路以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災之由皆因泗盱地方私開決口也蓋淮水至清而流急必全淮皆出清口則淮水力強可以拒黃流之淤泥有濟於運道而高寶七邑復無水災故昔人設有周橋閘翟家壩二處蓄洩有方淮水漲則量使漫壩南下而鳳泗之水患不作淮水不漲則阻其南去傍流而清口之水力不分法甚善也邇來泗盱之民

不惟私啓閘壩又且潛開決口自古溝鎮南鎮北以及谷家橋夏家橋等處新開溝路至有八條淮水大半入注湖清口水分力薄無以刷黃河之濁泥下流壅則上流易潰而高寶諸湖受水而無所洩乃至衝決堤岸為淮揚七邑之害臣詳查近日地形翟壩以南固有殘缺而衝決大溜盡在翟家壩之北今將古溝鎮南鎮北等處原係平地者止令塞其決口并不築堤加高其閘壩地形不過復從前未決之舊址使全淮盡由清口會黃不至潰決入湖可永杜高寶七邑之災倘有時淮水暴漲仍可從壩上滾水南下亦不為鳳泗州縣之害誠兼利無患之至計也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河決洪澤湖之高良澗又決

高郵運河之清水潭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河決武家墩板工一處高家

堰石工七處高良澗板工二十六處 淮安府志

是年大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頻年被水諸堤工

俱未竣淮河正道日益阻塞是年五月因久雨遂大

潰決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倒卸三十餘處水侵

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漕堤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

漫聞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

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堤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

矣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六月總河靳輔大挑清口爛

泥淺引河四道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 是年

創築雲梯關外束水堤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岡武

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創築周橋翟壩堤工二十五

里塞高良澗等處大小決口二十五處淮水始歸故

道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六月總河靳輔恭報翟家壩

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各日期奉

旨據奏翟家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具見彈力籌

畫有裨河務深為可嘉知道了該部知道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大挑爛泥淺裴家廠等處皆成大河淮水始暢注會黃不致阻滯創建周橋高良澗武家墩唐梗古溝東西減水壩共六座 是年夏秋南北皆淫雨七十日淮黃並漲有滔天之勢堤岸衝嚙甚多工亦為之阻然衝嚙之堤隨圯隨葺不致大患卒賴新築工堅之所致云 淮安府志

是年再大挑清口爛泥淺裴家場帥家莊引河四道

淮水全出清口

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淮水暴漲壞泗州城郭公私廬舍漂沒無筭 居

易錄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聖駕南巡閱高家堰工是日微風小浪

上云今日風不大就是這樣浪若再風大怎麼處總河

臣靳輔回奏風再大時就要打上堤頂若西北大暴

風一起浪俱從屋上過了

上云真是利害

又問照黃河險工下大埽防護如何回奏大埽下了總

是大浪來當時就掣去了除非是下丁頭埽庶幾略

加攬護然亦要每年修補的

上曰朕前番差人出來看工俱是瞎看是看銀子罷了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總河靳輔題為霖霖

之漫漲非常等事部覆奉



旨這高家堰堤工應否加修著總河靳輔再行確議具  
奏 十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勒德洪等傳

上諭高家堰堤工關係最要應令總河靳輔進京面與

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

詳見  
黃河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聖駕南巡駐蹕瓜洲陳家灣地方奉

上諭高堰石工著修理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工部題奏臣  
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高家堰減水壩六座  
內有古溝東減水壩底被水衝損其三官廟等六口  
向來下埽今改竹絡已完三處尚有未完應令照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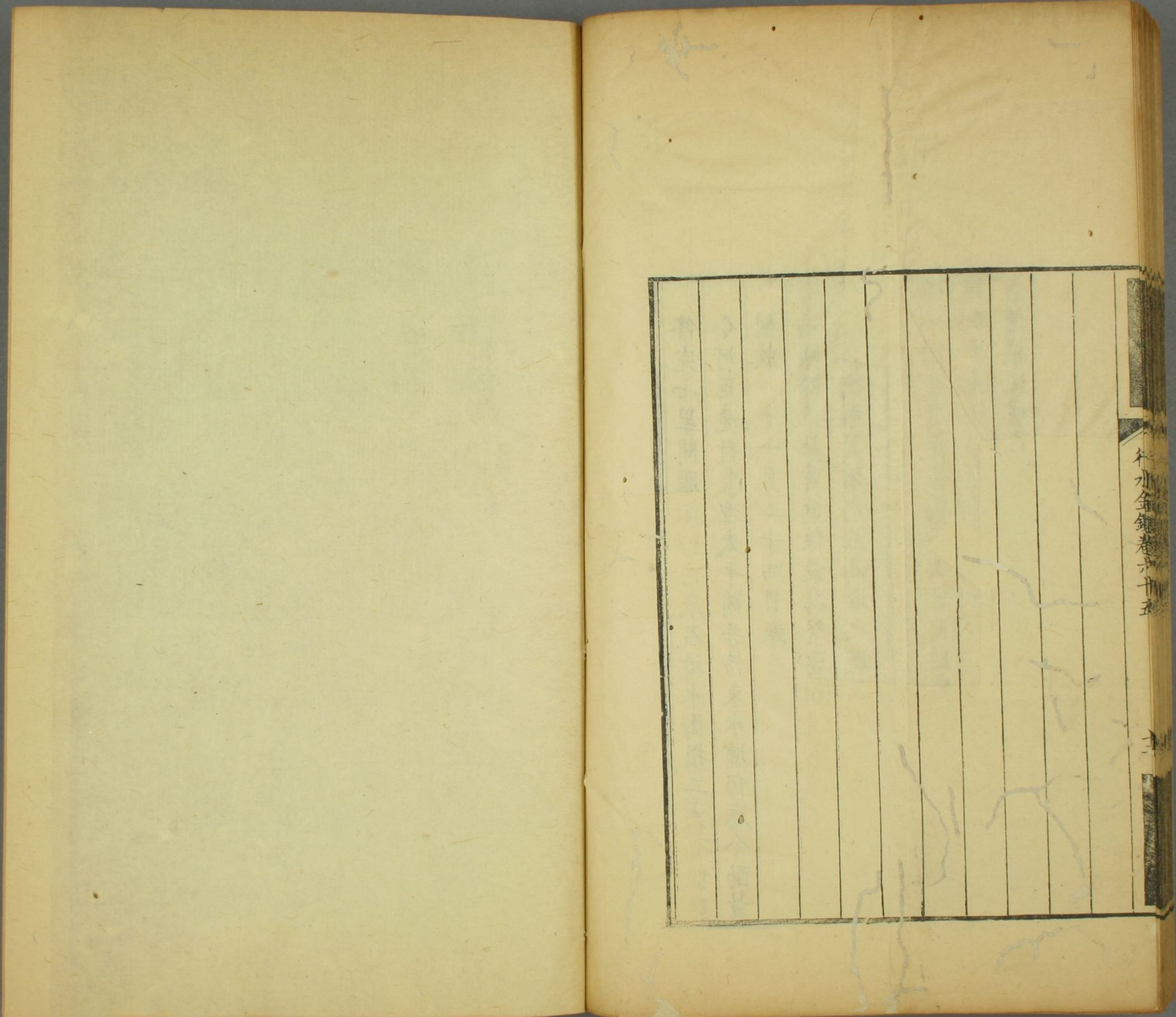
修完七里閘雁翅以內底石被水衝損二丈有餘應  
令河臣速行修理太平閘并傍束水壩仍應令酌量  
開放 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旨高堰障淮敵黃關係最為緊要若使堤內受水則內  
外浸灌衝激甚屬危險高堰之堤不固雖另增堤數層  
有何裨益這運料小河增加隄岸無用高堰應作何加  
修以期永遠堅固應遣大臣前往察視所遣大臣職名  
開列具奏十二月初一日奉

旨著張玉書圖納去

靳文襄公治河書





水金鑑卷六十五

三



